

你所不知道的聊城

傅氏宗祠大门楹联考释

□ 范景华

聊城东关街路北的傅斯年陈列馆,原为傅氏宗祠,傅氏族人称为老家庙,即该家族祭祖之场所。大门上方悬挂着一块写有“傅氏宗祠”的巨匾,大门两侧是写有“版筑垣亭古 有德世泽长”的楹联。

上联意思是说,傅姓始祖傅说(音yuè)古时在傅岩(今山西平陆东)是一名建筑工,筑墙并修建亭子。商王武丁晚上做了一个梦,梦见一个人

可以辅佐他治理天下。第二天上朝时,仔细察看朝中大臣,皆无梦中之人。于是,武丁就让人依照梦中人的形象画了个像,派人到处寻找,终于在傅岩找到了。武丁一看果然是梦中之人,交谈甚欢,举说为相,天下大治。武丁赐姓为傅,这就是傅姓的来历。这一传说,《尚书·说命》与《史记·殷本纪》中皆有记载。清光绪十五年(1889年)己丑科武状元李梦说,字肖岩,取名即源于这一历史典故。不少人将李梦说的名字写作李孟悦,

字笑言,实则错矣。

下联是说,明代开国大将傅友德是他们的先人。“有德世泽长”中的“有”,为“友”的谐音字。查考《明史》可知,傅友德是一位战无不胜、攻无不克的常胜将军,封颍国公。他与朱元璋是儿女亲家,朱元璋将自己心爱的女儿寿春公主嫁给了傅友德的儿子傅忠。但朱元璋并未放过傅友德,洪武二十七年(1394年)将其赐死。世,世代;泽,恩泽、恩惠;长,久远。“有德”二字,语意双关,既避讳

了先人的名字,又阐述了世间哲理,即注重道德修养的人可以庇佑子孙后代长盛不衰。至于自傅友德至聊城“阁老傅”家族的始迁祖傅回有多少代,不详,有待考证。

1991年9月,首届傅斯年学术研讨会期间,数十位专家学者游览傅氏宗祠。其中,著名的专家学者王利器先生说:“我是来凭吊的!”王先生是傅斯年唯一的研究生。



育新街往事

□ 阴元昆

在聊城市城区,有一条店铺林立的街道——育新街。每当我行走在这条街道上,望着川流不息的车辆和摩肩接踵的行人,就会想起6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件件往事。

20世纪50年代末,在聊城古城的东北部,崛起一座新城,它就是聊城新区。在新区街道的十字路口有一个大转盘,大转盘南边路东有个物资局家属院,我的家就在这里。1963年冬,我六岁半,就背上书包上小学了。学校就在东边一里多远的地方。

上学的时候,出家属院西门,沿着公路往南走,走不多远,东边出现一条大道,大道的两旁挖有水沟。这条大道,就是今天的育新街。不过,那时它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。我记得,从这条大道往东一拐,路北有一个单位,大门两边的墙上写着“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”,应该是供销社机关;路南建有高墙,高墙里边有高大的房子,应该是供销社的仓库。

其实,我们上学,还有一条近路可走,就是从家属院的墙头上爬过去,往南穿过一片麦田,路过一个大坑,就可以到达南边那条大道。赵以政烈士墓,就在这片麦田里,我和同学们还曾到这里扫墓。后来,赵以政烈士墓迁到现在的聊城公园里去了。

沿着大道继续往东走,路北就是车辆厂,厂区与外边有一条狭长的胡同连接。在家属院里,我经常听见远处车辆厂墙内有机噻“啷啷”地响,还能看见一根铁柱子一上一下地颤动。有一次,我和同学跑到里边去一探究竟,才发现墙边有一个很大的冲压机,附近还有一个大炉子。

沿着大道继续往前走,路南那片房子是饮食公司;路北那个大院,就

是马车社。在那个年代,搬运货物主要是靠骡马拉的大车。我们上学的时候,见到路上有空车行驶,就会调皮地坐到车尾,在上边颠颠悠悠,真是舒服极了。赶车的老板脾气好,不会把我们赶下去。由于道路是土路,车轮在路面上轧出一道道深深的车辙。每逢雨后,车辙内就会存有大量的雨水,水里边会生长出一种长着两个椭圆形壳子、有线状内脏的小生物,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,非常有趣。由于环境变化,多少年过去了,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种小生物。

再往前走,出现一个十字路口,路口西北角位置的那片空地上,坐落着一排破旧的平房。这里就是我们的学校,我就在中间那间教室上课。在这里上学期间,有几件事情,令我终生难忘。

有一天,在课堂上,调皮的同桌把我的铅笔掰断了,我也拿他没办法。中午放学的时候,我一摸口袋里还有二分钱,便没有回家,而是沿着教室前边那个路口的一条小路往南走去。走到南边的路上,再往西拐。到了剧院前边,又往南拐。走了大约3里路,来到了闸口。闸口路东有一家百货商店,我走到里边,往高高的柜台上递过去二分钱,要买一支铅笔。谁知售货员说,铅笔三分钱一支,我只好垂头丧气地往回走。回到家里,因为我回来太晚而着急不已的母亲狠狠地训了我一顿。

由于我在学校里也很调皮,第一批、第二批少先队都没让我加入。课间时,同学们举着红领巾,在教室前边做游戏,我也兴奋地跟在后面跑来跑去。直到最后一批,我才加入少先队,入队仪式是在闸口那边的河东小学大操场上举行的。这个时候我才知道,我们这排破旧平房,原来是河东小学的分校。



育新南街指示牌

当年这个河东小学分校,非常寒酸,连个厕所也没有。有一次,上课的时候,我实在憋不住了,从教室里跑出来,跑到教室前边的坟头旁解大便。解完以后,才发现没有带擦屁股的纸。这时,只见空中有一张纸随风飘落。我伸手把纸抓住,低头一看,发现上面写有字迹,标题是“我的一天”,内容大概是:星期天,我在大街上,看见一个行走不便的老奶奶,便搀扶她过马路,又把她送回家。老奶奶问我叫什么名字,我没有回答,只说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老奶奶微笑着向我表示感谢。看完以后,我把纸揉了揉,擦完屁股,飞快地跑回教室。

后来,有一次上作文课,作文的题目恰好是“我的一天”。我一下子想起擦屁股的那张纸,便把上边的内容背写下来。发作文的那一天,老师

走上讲台,说:“这次作文,数阴元昆同学写得最好。我把这篇作文念给大家听……”同学们纷纷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,我的心里乐开了花。

1965年底,学校要建新校舍,于是,我们就临时搬到西边的王天甫村去上课。等到第二年,我们搬回来的时候,在那排破旧平房的东边,出现了四排崭新的红砖瓦房。学校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:新区小学。

如今的育新街,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最具人间烟火气的繁华商圈。而新区小学那些平房校舍,早已被漂亮的教学楼所取代。然而,每当我路过这里的时候,都会不由自主地举目四望,寻找那排早已不见踪影的破旧平房,以及柏油路上消失不见的一道道车辙……

(图片由作者提供)